

红黑小说之

随喜◎著

重金求子

一部关于选择和命运的社会小说

重金求子
13260213975



本广告由律师事务所代理，
该女士已交50万保证金，
如有违约由律师事务所承担法律责任。

本广告已公证，负法律责任。
工商号 30093133
公证号 0975059653

(本人亲谈，非诚勿扰)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红黑小说 ②

重金求子

一部关于选择和命运的社会小说

随喜 著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金求子 / 随喜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38-7177-9

I. ①重… II. ①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3827号

出 版：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180000

印 张：13

出版时间：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李建国

责任编辑：胡如虹

特约编辑：吴 庆

封面设计：靳 莹

ISBN 978-7-5438-7177-9

定 价：24.80元

发 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010-64426679

邮购热线：010-64424575

传 真：010-64427328

公司网址：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tougao_qc@yongsibook.net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湖边奇遇 / 001

突然，一个艳丽的身影跳到泽拓面前，还没开口就先一阵拳打脚踢。为了保护垂耳兔，泽拓下意识地将其护在胸口，用背来抵抗。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样貌秀丽但表情痛恨且狰狞的女孩。看着这美丽的面庞，泽拓突然被打的无名怒火消散得无影无踪，他只好一边保护着自己的重要部位，一边尝试和女孩沟通：“小姐啊，我……”

第二章 在梦中游泳的珊瑚 / 011

泽拓洗完碗后在客厅看书，半晌没听到珊瑚出来，就蹑手蹑脚偷偷走到卧室门口想看个究竟，突然看到珊瑚在整理行李，吓了一跳，以为珊瑚气还没消准备离家出走。他一个箭步冲到珊瑚和包裹之间，只知道一个劲地拉着包裹不让珊瑚继续，一时语急，恨不得流下泪来。

第三章 重金求子 / 019

“我，我看到你张贴的广告。”泽拓心里突然有点慌乱。

“请问你现在哪个城市？如何称呼？能告诉我一下你身高、体重、血型等基本健康情况吗？”对方继续礼貌地问道。

“哦，我在武汉，叫我泽拓吧。我一米七八，七十公斤，B型血，健康情况良好。”

第四章 欧阳飞的谈判 / 031

“好哇，你个欧阳飞，我们合作那么久，原来你给我的价格从来都是只有高没有低的，如果不是细看你们的报价单，我

还被蒙在鼓里。这样做生意，哪来的诚信？你让我怎么和你们继续合作？”张总指着桌面上的两张报价单，瞪着一双牛眼，死死盯着欧阳飞和珊瑚，眼里的血丝都快要瞪得爆出来。

第五章 万叔狰狞地笑了 / 045

泽拓喝完水转头问万叔接下来的安排，不知道是吃得太饱了还是什么原因，泽拓觉得有点头昏。万叔说了一句什么，泽拓没听清，准备再接着问一句，却感觉自己的声音越来越慢，越来越遥远，手脚也渐渐麻木起来。在意识尚存之际，泽拓眼前浮现出万叔狰狞的笑容，泽拓心想“不好”！

第六章 时光倒流七十年 / 053

欧阳飞沙哑低沉的声音开始在西餐厅里回荡：“我想将一首曲子，Somewhere In Time，也就是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中的插曲，送给我心中的姑娘。今天是她的生日，我斗胆请在座各位和我一起为她祝福。……”

第七章 陷到地下的村子 / 065

吊梢眼的声音充满了邪恶和冷酷：“你嚷够了吧？刚来都这样，吵吵嚷嚷的闹死人。”

泽拓一听急了：“刚来都这样？被关的不止我一个吗？胡姐不就是想要一个孩子吗，为什么会关那么多人？”

第八章 泽拓失踪了吗？ / 073

“咚，咚咚……”

没等珊瑚想清楚，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珊瑚心中一喜，是泽拓吗？把纸随手夹回书里，转身准备飞奔迎去，但转念一想，如果是泽拓，肯定不知道珊瑚提前回家了，必然会拿了门口花盆下的钥匙直接开门进来。如果不是泽拓，已经是晚上九点了，那会是谁呢？是警察吗？

第九章 神秘的镰刀形伤疤 / 089

泽拓的眼光直愣愣地指向他们的腹部，发现那不是文身，而是一条20~30厘米的镰刀状疤痕！两人居然都有！只不过吊梢眼的在左边，另一个是在右边。另一个看守肚皮上的缝线部分还比较新，看得出来是粉红的新肉，而吊梢眼的疤痕则只是比身上其他部位的肤色略浅，应该是已经完全愈合后的样子。

“那是什么？——难道是黑社会帮派的标志？”

第十章 QQ本次登录地点异常 / 095

果然，QQ登录上了，却立刻跳出一个对话框——“账号存在异常，请输入验证字符”。

“异常？”珊瑚有些吃惊，仔细看看下面的异常原因：“本次登录地点异常”。

第十一章 张爹的秘密 / 111

“正在开锁！”泽拓心想，紧张得心脏都快要从嗓子里蹦出来。

泽拓侧身，轻轻后退一步，待铁门打开到一半时一脚踹过去。伴随着“啊”的一声，铁门“啪”地一下关上。说时迟那时快，泽拓立即冲上前拉开铁门就往外冲。

第十二章 泽拓在哪里 / 125

“你想清楚啊，你究竟是想让我找到泽拓，还是找不到泽拓？”老黄问道。

欧阳飞纳闷地抬眼看着老黄：“老黄，我不懂。泽拓这，不就是普通的失踪案吗？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

第十三章 地上的一只脚 / 145

突然，有一只脚一动，歪向了另一边，泽拓吓得猛地直起身准备逃跑。但动作太急，后脑勺“嘭”地一下撞到背后的墙壁上，泽拓顿时眼冒金星。正准备去摸头，恍惚间隐约

看见一个浑身长满灰色绒毛的东西闪进了侧洞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泽拓立即往回跑，也顾不上头了。

第十四章 珊瑚的悲伤 / 159

不知道过了多久，珊瑚悠悠醒来，发现身边站着一个白裤蓝衣的护士。护士看到珊瑚醒了，笑着说：“你终于醒了！你已经睡了二十多个小时了。你男朋友出去给你买吃的去了。”

“男朋友?!”珊瑚吃了一惊。

第十五章 他们的内脏哪去了？ / 167

尽管摸起来有点滑，泽拓想快点钻出去检查电池盒是不是坏了，便加快速度往前爬。没想到上半身刚刚钻出洞口，一伸手竟撑到刚刚递过来的铁锹上，手下一滑顺着土坡整个人滑了下去，泽拓一下蒙了。

“完了!”还没等泽拓反应过来，头已经重重地撞到一个硬物上。

第十六章 再见了，欧阳飞 / 181

QQ登录花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登录上去以后，立刻就有好几个图标在闪，大概是几个朋友或QQ群的，珊瑚面无表情地一个一个点开，关上。点开，关上。到第五个图标，竟然是泽拓的头像!!

第十七章 一只玉做的猪 / 189

老板想了想，拿出放大镜对着小猪又仔细看了一会，沉吟了片刻，随即说：“这样吧，这物件碰到我也是有缘，我就吃亏点，五万吧!”

泽拓正一手支在柜台上，一听到店主报价，手一软差点趴到柜台上。

后记 / 200

感谢和声明 / 202

第一章 湖边奇遇

Chapter One

突然，一个艳丽的身影跳到泽拓面前，还没开口就先一阵拳打脚踢。为了保护垂耳兔，泽拓下意识地将其护在胸口，用背来抵抗。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样貌秀丽但表情痛恨且狰狞的女孩。看着这美丽的面庞，泽拓突然被打的无明怒火消散得无影无踪，他只好一边保护着自己的重要部位，一边尝试和女孩沟通：“小姐啊，我……”

“嘭！”

泽拓猛力关上大门，一口气冲下三楼跑到东湖边，然后好似被人捂住鼻息良久后终于放开一样，对着一望无际的浩瀚湖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任由略带甜腥味的气息顺着鼻腔直入丹田，仿佛只有这种办法才可以平息激动的情绪。

珊瑚的怨气和责备不是没有道理，扪心自问，泽拓也知道自己对这个家的贡献的确不大。特别是前天，和珊瑚去看了一下武汉光谷附近的楼盘，一百平左右的均价都上了四千，首付至少得十万。这几年自己备考读研，一直没有收入，全靠珊瑚一人支撑，现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存款。父母那边也很难支持自己付首付，这些泽拓都知道，只是当面被珊瑚质问，作为男人，面子上的难堪委实是难以忍受……

在春暖花开的五月这样一个凉风习习的清晨，如果你恰好也在这个时候，经过这所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武汉大学，在东湖边迎着朝阳，你会看到一个身着白色T恤，深蓝色牛仔裤且身材匀称修长的男孩。他背对着马路，面朝波光粼粼的东湖，好似一个刚跑完长跑的晨练者一样，在返回的途中，由于贪恋湖中美景而不得不停下步伐。即使无法窥其正面，挺拔修长的背影将其轩昂气质突显无遗。这样优雅帅气的背影，这男孩子必定长得英俊不凡吧？如果不是耳边飞鸟的嘶鸣和扑面而来甜中带腥的湖风，这美景好似一幅风景画，你会忍不住沉迷于其中。但如果你足够细心，从他略带压抑而微微发抖的肩膀，你会发现这个站在湖边的男孩心中有多么的不

平静。如果造物主给你足够的力量凌波于墨绿湖水之上，你会惊然看到他赤红双眼中蕴涵的浓浓潮湿——是的，我们的泽拓的确碰到了难以解决的事情。

作为万千蚁族之一，泽拓租住在武汉东湖新村这片学生聚集区已差不多三年有余。今年七月份即将硕士毕业的他，刚刚签下与武汉当地一个企业和学校的三方协议。他的很多同学还在求职的路上，理论上他已经找到了工作，算是比较幸运的，应该高兴才是。但是，即将拿到的微薄薪水让泽拓实在是没有办法高兴起来。之所以毕业两年之后，选择再次回到学校攻读研究生，是因为两年的职场生涯让泽拓重新定位了自己的职业方向，而只有通过读研这条路才可以找到像高校教师那样受人尊敬、高薪和稳定的工作，这是泽拓回来读书的根本原因。

但变化总是会打乱计划，泽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犹如房价一样节节攀升，三年之前要硕士，三年之后却要博士。同时世界金融风暴仍未过去，中国经济先一步开始复苏，越来越多的 ABC（America Born Chinese）、留学生以及看好中国经济的外国人陆续来到或回到中国。再加上这年各大高校又积极响应中央号召，鼓励硕士生完成论文后提早一年毕业，这意味着有两届硕士生一起毕业，所以这一届的就业形势真可谓是雪上加霜，格外严峻。

今年来武大招教师的学校也有不少，但大多都是二本以下，好一点的又只要博士，且大多不在该市。由于泽拓为武汉原住民，还要顾及珊瑚的工作，所以基本上外市的工作不会考虑，这样选择面又被人为缩小。结果是泽拓即使有优秀学生干部的奖状和党票也没能如愿留在高校，退而求其次，泽拓只好签了一家效益勉强可以的企业。

曾几何时，六年前泽拓本科毕业之际，就业市场完全是求大于供，这样的撑不饱饿不死的单位，对于当时那些“211 工程”学校

的毕业生而言，实在是不值得正眼相看。

生命跟泽拓狠狠地幽了一默，本科毕业，工作两年，考研一年，读研三年以后，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六年之前的那个起点。

所不同的，只是现今的就业形势是供大于求，作为应届毕业生，能够进入这样的单位并留在这个城市已经是不错的了。即使每月薪水只有薄薄几张票子，这点钱对于泽拓的同学们来说应该还是够用，只是泽拓是工作两年以后再考的研，作为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的本科同学都已经抱着老婆孩子、开着车子、住着自己的房子，在单位都已经是中层管理人员了。而泽拓，只有一个相恋四年的女友珊瑚，和他一起租住在东湖新村一个外墙斑驳、造型简陋的一居室里。这个女孩陪着泽拓走过考研、读研最艰难且穷苦的时光。原本他们商量好，泽拓一毕业就结婚，可没想到今年就业市场艰难，所有单位都早已没有分房的福利。泽拓虽然是本市人，但父母均为退休工人，二老住在一个朝北且常年阴冷的一居室里，即使在艳阳高照的日子里也要开灯照明，退休金只能够生活，还哪里谈得上补贴泽拓买房？

微薄薪水还在其次，房子问题迫在眉睫。泽拓原本打算先领结婚证毕业以后再办酒席，他忐忑地提出了自己的假想，结果饭桌上丈母娘立刻发话：没有房子，结婚免谈。丈母娘心意已决，泽拓和珊瑚只好作罢。看来，没房这婚是永远结不成的，“丈母娘推高房价”的报道的确不假。唉，泽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金钱产生如此强烈的需求，从来没有！！泽拓每天在校园和居住地之间往返时，都希望能够像某些祖坟上冒着青烟的幸运儿，奇迹般地捡到一个被人遗忘在路边角落的皮包一举脱贫致富。

其实泽拓要求并不高，只是一个十万的首付而已。

而且现在这样的自己，泽拓非常不喜欢。本科时的泽拓，无比清高，常常茶饭不思地拿着海子的诗集，在东湖边摇头晃脑地吟

诵，吟到恨不能如旧日书生般身着五尺长衫每日口吐一碗鲜血，对那些拜金之人常常嗤之以鼻。那时的他，必定想不到自己也会有今天见钱眼开的财奴相。泽拓没有办法无视珊瑚的期盼和未来丈母娘眼中无声的责备再继续清高下去。

是的，珊瑚已经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今天的争吵只是因为很小的事情，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没钱，买不起房。泽拓希望给她幸福，在泽拓的眼里，为了珊瑚的幸福，没有什么是他不能放弃的，更何况是清高。

吹了一会儿湖风，泽拓稍微清醒了一点。他摇了摇头，准备沿着东湖边逛一圈再回去。那个时候，珊瑚已经上班了。等她下午下班回来，大家都应该冷静下来了，就会和好如初。

五月的清晨，路上没有多少学生和行人，显得相当清冷。泽拓沿着湖岸前行，思绪已经飞到天边。他感觉马路右边电线杆下及膝深的草丛中有些异样，但注意力不受控制地仍在远处神游。待到差不多距电线杆仅有五米时，他才强行将思绪拉回到眼前——在深深的草丛中明显有一处空隙，周围的草有规律地抖着——难道是蛇？但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应该体积也不小。

理论上当有不明危险在前时应该避开才是，但好奇心常常会战胜恐惧，且泽拓自许长期锻炼，体能过硬，非常情况下立刻逃跑的爆发力应该不差。他轻手轻脚地靠近，屏住气息，想看个究竟。等到他终于走到电线杆旁时才发现那个东西比他想象的要小一些，居然是一只乳白色绒毛为底，淡咖啡色为纹的荷兰垂耳兔。泽拓之所以能准确地辨认出这种动物，只因为珊瑚很喜欢。每次在宠物店看到，珊瑚都会陪着垂耳兔玩很长一会，说半天话。有一次珊瑚哭了一个星期，只因为最喜欢的垂耳兔被店主卖掉了。现在租住的家很小，四十平的一居室，放下两个大活人和家具，就没有转身余地了。

再加上在租房时，房东就已经说明，不允许养任何宠物。每次泽拓看到珊瑚逗垂耳兔玩的神情，心里的酸涩无以复加，只盼自己能够早日赚钱买房，给珊瑚一个温暖的家。

唉，又是房子！为了避免刚刚好转的心情再次受影响，泽拓强迫大脑将注意力放在这个小家伙身上，它正蹲在路边背对马路，静静地品尝带着清新晨露的野草，人到跟前都不跑，可能是饿坏了。泽拓忍不住俯身抱起它，小家伙的长毛本就柔软，被晨露打湿后更显温润。它也不怕人，被泽拓抱起身了，依然还是吧唧吧唧地吃着嫩草。呵呵，最搞笑的是淡咖啡色的绒毛在小家伙的身上是不规则排列，而到了脸上，居然在嘴鼻左右均匀对称地分布，好似刚刚钻洞后蹭下的浮灰，相当地可爱和调皮，这个贪吃的小家伙。

除了穷学生，沿着东湖还住着许多附近单位的居民，看来这小家伙是从哪家偷偷跑出来的，主人肯定是很着急吧？泽拓想了想，决定还是抱着小家伙站在这里先等半个小时再说，反正现在也不需要上课了，有的是时间。

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依然没有主人的踪影。为了让垂耳兔更加明显，泽拓只好把它正正地抱在胸前，让路人能够清楚看见。小家伙依然捧着一株草执著地埋头进食，不管今昔是何年。

勤劳的人们慢慢从沉睡中起身，开始一天的劳作和生活，街上来往的行人越来越多。英俊的泽拓抱着可爱的垂耳兔，站在路边的电线杆下左右张望地等待着，在忙忙碌碌的街上很是显眼——肯定是在等热恋中的情人吧，路人禁不住这样猜测。

泽拓就这样枯等了一个小时，腿有点酸，看来只有把小家伙交给警察了。或者再坚持十分钟吧，泽拓又想。

人生有数以万计的十分钟可以用。等人也罢，闲聊也可，无所事事也行，均无可厚非。只是泽拓万万没有想到，这十分钟的善良等待，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如果他可以预先知道未来，他会

毫不犹豫地将垂耳兔交给警察然后躲回家。只可惜，他是一如你我一般心地善良的肉眼凡胎，他选择等待，无意间，也选择了惊心动魄的未来。

突然，一个艳丽的身影跳到泽拓面前，还没开口就先一阵拳打脚踢。为了保护垂耳兔，泽拓下意识地将其护在胸口，用背来抵抗。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相貌秀丽但表情痛恨且狰狞的女孩。看着这美丽的面庞，泽拓突然被打的无名怒火消散得无影无踪，他只好一边保护着自己的重要部位，一边尝试和女孩沟通：“小姐啊，我……”女孩却一言不发，仍旧劈头盖脸地厮打。

泽拓发现沟通无法解决问题，只能一味地躲闪。因为抱着垂耳兔行动不便，又担心伤着小兔，所以举步维艰，这边的热闹场面很快引起了旁边路人的关注。

一般人的生活都是平凡而枯燥，所以当有热闹看时大部分人不会放过，反正不是自己的热闹被别人看。看看别人的热闹再适时地起哄，实在是一件不伤天害理但大大满足人性阴暗面的兴事。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地将狼狈的泽拓和奋力直击的女孩围了个水泄不通。泽拓还没来得及整理出沟通的官方用语，女孩突然开始撕心裂肺地哭起来：“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啊？你怎么这么狠心？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痛苦？你……你想一走了之？你这个混蛋……”

女孩边骂边哭，肝肠寸断情真意切得让人同情，只是手脚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打得泽拓劈头盖脸。泽拓心里连连叫苦不迭，这个路口珊瑚每天上班都会经过，差不多都在这个点，莫名被打倒还算了，如果被珊瑚撞见，听到这姑娘的言论，估计自己这条小命都会死在珊瑚手里。

泽拓哭笑不得地说：“啊，小姐，你认错人了吧？你说话可得凭良心啊，你看看，你认得我吗？”

泽拓不说此话还好，女孩一听泪流满面地瘫坐在地上大哭：“我不认识你？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你烧成灰我都认得，呜呜……”

其真切之痛可圈可点，让泽拓百口莫辩。泽拓看看四周，已经被围观群众堵死，想趁女孩哭泣之际逃跑已万万不可能了。群众中的正义之士开始指责泽拓，纷纷要求他对女孩负责。更有见义勇为者宣称，如果泽拓今天不负起这个责任，广大人民群众就要帮弱女子教训他这个“负心汉”了。

泽拓越解释，女孩哭得越大声，群众的情绪也越高涨。眼看大家就要动手了，泽拓已经做好挨打的准备。这时，突然有两个中年男人从人缝里艰难地挤了进来，一把夺过泽拓怀里的垂耳兔，放进女孩怀里，搀扶起女孩，轻声安抚了几句并带其离开了人圈。留下一人开始向众人解释。原来这女孩是他侄女，前段时间男朋友突然失踪，找了半年都找不到，女孩受不了打击精神有点失常了。垂耳兔是男友之前送给她的礼物，原本女孩的病情在这幽静秀美的东湖边休养两月已慢慢好转，不想昨晚垂耳兔突然失踪，又把她的病给勾了起来。今早她偷偷跑出来找垂耳兔，突然看到泽拓，误以为是她那情郎，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人向泽拓道了无数歉，围观的群众见自己冤枉了泽拓也觉得理亏，渐渐散去。泽拓纵然之前被女孩莫名暴打得晕头转向，现得知她是个可怜人儿，作为一个大老爷们也不宜再斤斤计较，故也不好说什么，只有自认倒霉，便和那人打了招呼转头直朝住处走去。

由于刚刚被女孩一阵哭打，加之围观群众群情激奋的叫骂，泽拓已经被搞得筋疲力尽，头晕脑涨。走着走着，正准备转过街角，只听见“嘣”的一声，地动山摇。泽拓一头狠狠地撞到一个电线杆上，眼冒金星，耳中仿佛听到了布谷鸟的欢鸣！

等他回过神来，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难道把眼睛给撞瞎了？泽拓慌了，伸手去揉眼睛，这才发现自己额头上居然

沾了一张纸。等缓过神来，他一把抓起这纸揉成一团，正准备以投篮的姿势迅速丢进路边的垃圾堆时，突然头上一群麻雀飞过——“不会这么倒霉吧？”泽拓心中还没说完，头顶顿觉一阵清凉——“妈的，今天实在是霉运连连。”

连读过万卷书自许儒雅不凡的泽拓，这时也忍不住谩骂了几句脏话，问候了一下麻雀的祖宗。

摸了摸身上，似乎早上出来得太急，除了钥匙没有带餐巾纸。不幸中之万幸，居然手上还有这一张揉成团的纸，果然上帝为你关上门必然会为你留扇窗啊，泽拓感叹不已。为了更好地擦拭，他只好将纸展平，反过来准备擦头，不经意看到纸背面居然是一张“重金求子”的广告，广告左侧有一娇美少妇半身像，右侧写着：

本广告由律师事务所代理，女士已交 50 万保证金，如有违约由律师事务所承担法律责任。（本广告已公证，负法律责任。工商号 30093133，公证号 0975059653）

性感高贵美少妇，赵女士，26 岁，嫁亿万家产三西煤老板。因夫有生育障碍，为继庞大家业，经协商，特寻异地品正健康男士，圆我母亲梦。

通话满意，速汇定金，飞你处见面，有孕重酬。

电话号码：13260213975（本人亲谈，非诚勿扰）

50 万！50 万不就可以买一套房子了吗？

泽拓不及细看，鬼使神差地将纸折好放进裤兜，直接用手擦了鸟粪，回了住处。

